

趙州屬邑志

22.6213  
4932.0732-4  
1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趙州屬邑志卷六

藝文制疏記

贈趙南星官諡制



姚希孟代信

朕循覽往事見康陵之政未嘗不低徊太息也尙書文翰  
粟實塞下大夏荷戈戍邊比逆瑾誅各還故官優游考終  
猶幸也比近事則長六卿者罰金遣戍萃於厥躬竟以此  
虞年矣爾原任吏部尙書趙南星直方作體剛健運行凜  
冽冰壺輝映寒潭之色瑩晶玉尺稱量大野之材司六廉  
則二百年考功獨著修庶職而數十輩賢士同升然惟其  
嫉惡也如驅蠅故其叢怨也如集蝟迨內外之糾結致字

宙之崩頽鯨浪千尋首撼鼻歸碣石蠻煙五里先迷哭兀  
孤峯已掛神武之冠復起同文之獄在權閭隻手障日實  
諸奸合喙成雷黃髮皤皤遂有沙場之遣素絲皎皎反成  
包匭之疑廬產從此煙銷骨肉等於萍散老妻闔戶已爲  
同穴之人穉子泉臺亦作先驅之客當斯時也三光黯淡  
百靈怨恫矣詎寶錄之更新猶玉關之未入德音留滯誰  
知雲密西郊病骨支離遂致曦沈北陸裁赭衣而作殮野  
火流青析白楊以成棺陰房照碧豈特朱崖夜夢覺英爽  
之逼人抑且翠竹冬生感精忠之動地朕之愍惻百倍與  
情今特贈爾爲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原官如故錫之誥命

於戲惟公論每定於蓋棺而榮哀可被於下土朕茲留恨  
者以沖人嗣服不能拔自行聞表率朝著又不能促其生  
還長暝牖下耳爾則精光熠煜與騎箕尾駕胥濤者往來  
於霓旌霞葆間以福善禍淫扶忠殛奸之權仰佐上帝世  
教尙有賴焉爾何恨哉

此文從忠毅文集卷首錄出

合計天下之兵食疏

國朝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 魏裔介謹

題爲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

國本以恤民力事竊照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 本朝應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徵徭元元孰不樂

朝廷寬大之恩惟因海寇連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百餘萬實

走州志 卷之六 三  
爲百姓禦災捍患無可如何非忍於腠削窮簷之脂膏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將恐後解赴軍前土馬騰飽矣然雖勉完此項而人窮糧賤剜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離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熙十年未經會計總算皇上龍飛九五海內翹首跂足以望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

勅下戶部速爲籌算康熙元年共用兵餉若干各直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馬價再不

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銀工部之節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卽應全爲停止如或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加派各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餉不得逾于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會議爲民卽所以爲軍爲百姓卽所以爲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知道

恭謝

天恩疏

國朝 魏裔介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回

籍加太子太傅臣魏裔介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廳為傳知事奉  
行

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四書解義一部其有

現任京官子弟於明日內閣典籍廳親領為此傳知

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魏勤遵依領到

隨差家人賁捧於十二月十二日抵臣原籍柏鄉縣

臣即跪迎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念臣樗朽庸才叨

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

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

如天浩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來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臣抱疴田里莫効寸籌愧不

欲生方深悚仄乃蒙

宸衷記憶

頒賜講章誠

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微臣沒世之殊榮也跪捧展誦感激

涕零恭讀

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

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我

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竊見修身為

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

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

仁義蘊宏深體之有要人君為學原不同於儒生之

尋章摘句也我

皇上知行並懋卓絕古今臣細繹篇章如聆

聖訓俾臣識見開朗詎非至幸歟伏念我

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調之使適於和我

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厲固不可少弛然必養之弗過於瘁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醜漸次蕩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污雖已察處更嚴狗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

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卽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難立奏於今日也哉惟是

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

聖學日進而臣不能効啟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

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

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數逾格統祈

鑒宥

俯賜全覽臣無任悚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令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魏

勳由通政司衙門封

進謹題奏

聞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康熙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雨澤愆期疏

明喬璧星  
臨城人

臣代庖京兆接得部劄爲祈禱雨澤事奉聖旨天旱不雨  
深軫朕衷依擬著該府竭誠祈禱欽此仰見我皇上勤恤  
民隱真不啻若內溝於時臣卽擬遵旨祈禱而甘霖正沛  
臣竊沾沾自喜謂皇上一歎而石燕先飛庶幾可以潤旣  
槁之苗而甦垂斃之民已不意靈雨雖零尙未霑足旬日  
以來肥蠶又復爲祟三農皇皇恐遂無秋昔諒輔爲太守  
以夏旱出禱謂己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和調陰陽至  
今萬物焦枯引爲己咎今歲京師亢暵實臣溺職使然除  
臣席藁以待斧鉞並齋戒沐浴率屬仍遵前旨遍行祈禱

外伏念臣藐焉偏佐及屬寮一二三卑官胡能一時格天卽副德意願舉朝文武臣工縱無地方之責均抱雲漢之憂卽不必恭代皇上禱於郊壇恐齋居默禱謝絕賓筵共殫精誠挽回天怒或亦其所當有事者謂宜勅下禮部通行各衙門一體虔誠一如古鞫疚諸臣之意可也至於禁止屠沽亦祈禱喫緊事臣雖三令五申而鼓刀如故酒旗猶懸已則不誠而欲望天和之迓其將能乎謂宜勅下都察院劄行五城御史督兵馬厲禁之敢有公行及私鬻者兵馬緝究如法貴介阻撓御史以惠文彈治之臣猶記往歲旱魃爲虐皇上命真人張國祥禱於黑龍潭甘澍隨應今

旱旣太甚遠近望雨甚殷皇上倘肯以往歲之命命真人則甘澍亦必以往歲之應應皇上矣然臣所言皆文也雖祈禱所不可少而祈禱非第一義也恭惟皇上尊爲天子精神血脈相爲流通倘一留心昭假必速稽古湯時大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大雨方數千里宋仁宗時久旱罷新法凡十八事是日大雨遠近霑洽天人感應之理毫髮不爽如此臣不敢望皇上舉昔年步禱盛事但願撤樂減膳齋心露禱點檢時政凡徒害於民罔裨於國有類六事及新法者不難一朝報罷則民心悅而天意得陰陽有不調風雨有不時者臣願甘妄言之罪矣夫揀災卹患者臣

守臣事也。怙君德而徼天惠者，又實臣守臣與百姓之心也。故敢仰體宸衷，輒効其欸欸之愚。若此，伏惟聖明不鄙夷而見之，施行則畿甸幸甚，邦本幸甚。

建營濟貧疏

喬璧星

客冬長安陌上赤貧載道，白骨枕藉。臣日觸見聞，酸鼻墮淚，不揣草疏，上請收養奉聖旨。這流徙貧民可憫，著戶部便議處優恤。來說欽此。隨該戶部覆題奉聖旨：依議。著各該有司加意設法救濟，俾霑實惠。欽此。部劄臣府臣檄治中林曜及二縣五城官分投點審，臣覆覈明白。收過老疾張才等六百五十八名口業已入院養濟矣。此輩濱死復生，皇慈再造，卽堯舜之如天好生，何以加焉。而春和議賑貸者猶不足以望下風也。猗與盛哉！此外尙有孤貧詹保等一千八百九十七名口，驗係少壯，例不收養。臣雖行縣

給粥顧倉儲甚少春和卽停今猶叫號於白晝攫奪於昏  
夜其僵仆可憫而其意外可虞也臣有司也恭繹設法明  
綸願佐一籌可乎粵稽古人救荒之政多興工作宋皇祐  
間吳中大饑范文正領杭州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  
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  
難之文正乃謂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  
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  
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又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  
欲禁之陳正中曰建塔之役莫非備此邦之人爲之也是  
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

爲塔也以上二事荒政侈爲豔談夫寺猶可新塔猶可建  
而况於廳事乎臣署自萬厯二十五年二月祝融爲祟迄  
今四年所已誠及是春和景明之時皇上沛降明詔俯從  
修復臣號召詹保等執畚鍤之役日給傭金在彼自食其  
力在皇上不賑之賑將見老羸壯者均霑實惠皇上功德  
無量勝建浮屠千萬級也豈非荒政一奇策哉且也今歲  
秋風一動載歌鹿鳴轉瞬春雷發聲送宴及第此祖宗右  
文彝章皇上賓士鉅典胥臣署中修舉萬一露地供張苟  
簡從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甯不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  
乎臣每念及竊爲此凜凜也况節歲以來臣等鳩材覓工

諸凡麤具毋煩內帑不費水衡但徼御墨一字之批可以活流民可以光大典可以肅觀瞻誠今日所當亟舉者伏乞皇上念京兆首善重地公署難久荒蕪澄神省覽早渙俞綸國體幸甚窮民幸甚

停免新法疏

喬璧星

臣代庖京兆接得通灣少監張 手本內稱奇異珍寶睛祿金玉等項商牙與京城內外當舖係順天府大宛二縣所屬及戶部等衙門俱有卯歷合行取討姓名仍委官輪管照依原題則例經收務足前項課 解進等因到臣夫大典並興內帑告匱我皇上不忍加派小民爲一切權宜之計由外服而漸及京邸誠不得已之盛心也何容置喙第天下事有利未嘗無害使此事行而無害害而與利相半卽不半而究竟無甚大患臣奉公之念亦自信不下於人亦安敢不首先竭蹶以副聖懷願臣私憂過計殊有見

趙州志 卷之六  
其大不可者請直吐於君父之前蓋聞裕國必在理財而理財尤宜厚下何者蓋下者財之所由出也京師者非文皇帝定鼎之京師聖子神孫千萬禩豐芑之重地乎年來黃封盈衢株連藉沒加以省直權稅關津把截商賈不通米珠薪桂都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非一日矣於斯時也正宜滌煩苛之令流寬大之澤行慶施惠與民休息他年國家有事所與仗節排難捍衛而弗去者彼都人士也漢時尙徙豪傑以實京師皇上奈何創二百年來未有之一旦與細民角蠅頭之利乎夫奇珍異寶燕市所希牙儉者流所謂市井無賴劉大倫先年曾充經紀今遊手無生

業信如每兩三分之說豈能盈一萬五千之數願捐牙稅將何以爲衣食俯仰之資也非人情已勢必假天子之寵靈以肆其谿壑之慾波及大小當舖騷擾小本出攤等項指一科十頭會箕歛剜心椎髓雞犬靡甯朝廷未收其分毫之利而閭閻先被其無窮之害譬之病者四肢久已痿痺腹心又爾枯槁必無幸矣且臣等節奏部檄催辦珠寶錢糧敲朴日嚴纔完二十分之一耳所未完者雖該壓欠商價太多乎亦由商販之寥寥也今無端而下權稅之令恐外而客商裹足不前內而鋪戶閉戶不開不惟珠石購買愈難大典舉行無日卽小民典借無由將何所藉以餬

口哉自古黷貨之主有括當商錢括僦櫃質錢又以宦者  
爲宮市使至令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者彼其所得  
非不多然而京城內潰禍不忍言卽下罪己之詔何嗟及  
矣往事昭然可爲商鑒會不意我皇上以堯舜之主躬蹈  
覆車之轍使他日青史書曰二十八年春京師初算牙稅  
千古不泯甯不爲聖德之累乎臣竊惜之先是百戶夏榮  
一本爲魚葦課稅久虧餘鹽積朽可惜等事卽奉聖旨彼  
處鹽場係畿輔地方豈可擾害困累罷該衙門知道欽此  
此我皇上不殖貨利之真心也猗與休哉夫長蘆猶然畿  
輔地方也都城乃輦轂禁地也不可擾害困累於彼而顧

擾害困累於此臣仰體宸衷必不其然固有不待臣言之  
畢而幡然報罷者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  
綏四國臣於今日有厚望焉伏乞皇上念京都去天尺五  
憫窮民十室九空早渙綸音俯從罷免仍下劉大倫於理  
以戒作俑將都人士手額歡呼共祝聖壽萬年而國家靈  
長之慶端在是矣方今人心洶洶所爲疾首蹙額而告者  
無人無日不然京師與外省不同一有動搖必驚君父聖  
衷卽甚憂貧豈果遂忘慮患臣職掌所關與其言於異日  
無益事情不若言於今日倘天聽可回則猶足以收人心  
而彌禍本未必非臣忠君愛國之一念也

恤刑八議疏

明馮英 甯邑

臣部恤刑閱五年而一舉遵祖宗之定制布皇上之洪仁  
 甚盛典也邇來人心狡詐姦宄百出其情可矜疑者固仰  
 冀解網卽罪無冤枉者亦妄希翻案且有賄賂潛通情面  
 力囑或致重罪倖免遂令大典不光近者臣部題覆恤疏  
 屢蒙欽駁皇上豈自靳膏澤之下普惟以明法勅罰令人  
 畏而不敢犯故卒鮮死焉是欽恤中之真德意也今當題  
 差之期臣等仰承聖明慎重至意謹敷陳八款恭惟睿覽  
 務使薄海實沾浩蕩司屬各效靖恭上不虛朝廷雨露之  
 仁下不負臣部職掌之誼是臣等區區不容自己者也伏



惟皇上鑒裁勅下臣部遵奉施行一曰慎選擇蓋刑名之司一舉筆而生死判焉味恤之義須於死中求生苟非精明詳慎之人殫厥心力爲囚曲體鮮不辜於成案臣部司官共事日久其才品臣灼知之必選其留心案牘公正明敏者然後註差倘非其人不敢濫與是爲官擇人不爲人狗官庶無負於大典矣一曰絕賄賂近功令森嚴各官頗知自愛似無過爲不必然之慮但人品有賢不肖之別染指羶鼎未必無之况生死關頭尤宜凜慎如有暮夜苞苴之事容臣部不時察訪如有風聞定行參奏以儆官邪以此預爲提醒庶各存惕畏端本澄源而出入不至僭差矣

一曰杜請託凡此恤差俱係部寺屬官非若風憲威力能令人畏往往勢要縉紳會晤之時故爲犯人稱屈道枉本官或徇情面或受把持多有輕爲開釋者今議駐劄審錄地方務擇僻邑小郡鄉宦稀少之處如此處審錄未完不得輒會賓客倘有囑託私書許恤刑官據實陳奏以憑究處庶夤緣盡杜而獄案肅清矣一曰重關防蓋恤差一官在內有隨行吏役在外有按司承舍皆以供奔走馳奏繕寫文案之用也至於一切招詳若經其手便多招搖指騙之弊今後恤刑官於府縣申到獄案自行料理盡心竭力爲囚求生不得假手吏胥仍閑其出入以杜內外關通等

弊庶詐騙無門而受恤者得沾實惠矣一曰遵新例蓋恤以開無辜非以縱有罪如人命無抵而輕議開釋則冤魂莫慰壯年行兇而輕開老疾則人思倖脫近奉明旨申飭今後此等罪案不得擅開庶寬而有制人知國憲之不可犯而不敢以身嘗法矣一曰速詳覆蓋伍年而有恤刑人切雲霓之望其情真罪當者庾斃亦何足惜至情可矜疑當經開豁反不蚤為請命遷延時日安知甫慶得生者不再滯乎今後恤刑官員審過以兩府為率即行差人具奏到部之日即為核覆咨行則內外兩不逗遛庶囹圄蚤脫囚得更生矣一曰立期限蓋入境出境俱有額定期限期惟

是地方審錄往無定限太速多以滌草塞責太遲又以優游貽譏今後幅員遼闊者限以年半地里稍近者限以一年至於受事復命悉依舊限無容另議是遲速之弊盡除而職業不至延曠矣一曰嚴考覈蓋職業所在賢否關焉臣部既筦天下刑名之總則即以刑名為殿最凡茲恤刑之官就中有廣求生路而不屬濫狗者是為稱職有苟且從事而漫不留心者是為溺職回部之日即以此分辨考覈查其在差所開之名數及本部覆擬之評駁開多駁少者從優紀錄開少駁多者以不及論庶人心知惕而不敢悠忽從事矣以上數款無甚高論實實行之恤中有嚴嚴

趙州志  
以成恤可廣皇仁於無外可措斯世於無冤庶伍年大典  
無負而臣等因事盡忠之道亦少申於萬一矣

正解疏

明 劉文炳

工科給事中劉文炳謹題爲鄉試原係里選京闈宜首畿  
士懇乞聖明勅部議覆力破積私大昭公道以尊王畿而  
重首善事臣惟我朝以制科取士其賓興之典每三年一  
鄉試越明年以會試謂之曰會試合天下之人才而統較  
其短長王畿雖重不得獨居在前各省雖輕不得盡居在  
後所以示天下一家之義也謂之曰鄉試量一方之人才  
而各較其短長本地不足不得借才他方他方有餘不得  
侵奪本地所以示各有分土之義也况京師立四方之極  
解頭爲多士之冠可每每令人侵奪而不一釐正乎此亦

事之最不平者也臣查歷科鄉試錄除先朝遼遠不論自萬歷以來乙酉前五科生員發解者三監生發解者二戊子之後計今九科監生往往發解生員無一焉近且於五魁中僅取一尾以塞責豈南國人文皆所謂豪傑之士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耶丙子魏允中墨義洵練精融已卯馮嘉遇蒼粹逼古卽雜之南國豈止可爲伯仲但存一成心故爲殿最卽壬午第二未嘗不優於第一甲午第一不其遠遜於第五乎相尋不已雖童學賢之謬戾亦欲哀然爭解矣不羞朝廷而輕邦畿之士乎哉說者曰傅皇謨畿士也取居第五猶然經義不明以爲畿士寡才之券然

而三千名中硃卷尙在根極理要者不乏瑰琦非常者儘多特主司昏於識而徇於人所自爲衡鑑者寡爾此之爲弊蓋有三焉臣爲皇上陳之南方慣於懷挾摩揣場中出題皆其宿構北士題多不備一時迅發才情自建旗鼓風簷寸晷之下無暇一一練磨一弊也北方義命自安成敗利鈍聽其自至南方每有關節房考徇私力爲推轂主考不察亦靡然從之如庚戌會元故事二弊也自南北卷分衡文者每重南而輕北南人主試雅篤香火之情北人主試亦不敢溢格三弊也有一於此生員安得不後監生安得不前豈登明選公之道乎夫雲貴僻壤也人才遠遜畿

輔然且一經必有一魁一榜必有一解堂堂帝都是教化  
從出之原萬國瞻仰之地乃觀光盛典反無一人壓榜不  
將傳笑僻壤乎無論褻首善之地所謂鄉試謂何且南都  
不鄉試乎鮮有以監生發解者豈監生之文俱出生員下  
哉正以示各有分土之義也行於南而不行於北兩都並  
重取士異規非法也以地方論之不可無元也國家取士  
以文用士不盡在文文章士人之踰蹄耳昔楊士奇對  
仁宗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可見士子之  
所難者非文也才也自古燕趙慷慨悲歌代有名人如岳  
文肅石文端之剛毅也而當幄如王忠肅崔莊敏之方正

也而當樞如宋文恪傅文毅之端雅也而當詞林如王靖  
遠王襄敏之材幹也而當戡定如曹文忠楊忠愍之慷慨  
也而死虜死諫如朱沙河張通州之清正也而稱名中丞  
名御史皆勁節高風爭光日月未可縷數視彼徒工鞏  
毫無尺寸者何啻星淵甚至簠簋不飭冒破水衡金錢千  
數况我皇上壽考作人久道化成多士雲蒸霞變光茫陸  
離反不得與監中諸子頡頏先後乎以祖制論之不可以  
無元也轉盼秋闈又當大比若不預行申飭主司踵習故  
弊必然左袒監生監生久假不歸若爲固有生員抱屈不  
前無所控訴恐非所以昭公道服士心也伏乞皇上顧名

思義克昭鄉試之規重內輕外勿襲王畿之體勅下禮部  
議覆以後順天鄉試必以八府生員爲首不許監生竄入  
仍著爲令不許主司擅自更移卽監生中或有文理可觀  
間序經魁一二儻仍前取解卽係徇私臣等以白簡隨其  
後庶里選之大典有光而畿輔之體統斯重矣再照人才  
漸盛解額宜廣頃者南直與浙江俱得所請豈邦畿重地  
王化首善反不得蒙特典乎所當一體並加以廣搜羅者  
也

柏鄉縣新建文廟記

元王 惲

三代治民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蓋所以明天理  
敘彝倫也況在今日尤有不可後者焉趙之柏亭本漢高  
邑地隋縣焉宋金以劇稱板蕩以來官府生聚日就完美惟  
吾夫子廟宮鞠爲茂草迨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茂都  
合馮仲德佐吏路或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經理間  
或謂廟基迫亭傳雜民居囂湫卑隘孰謂神一日安乎於  
是輟作徐議因循三十寒暑當至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  
政經營謀於邑中耆宿治城東南陬作新廟而遷之復搆  
新堂於後俾肄業者有常處越是年仲秋上丁尹率僚屬

諸生釋菜而落成之鐘鼓具舉籩豆有踐威儀升降肅焉  
煌煌邑人聚觀拭目興歎僉謂吾邑起百年之廢一旦頓  
還舊觀勤亦至矣其可使無聞於後迺以某走京師介國  
子司業王君搆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  
化爲先因喜聞而樂道嘗讀漢志論十國之風氣剛柔緩  
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而篤致諸中和而  
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爲化縟滯不材者難爲功嚮嘗提憲  
朔南屢至茲邑觀其土壤瘠沮當南北衝要民之奔走勞  
止勞則思思則善生人情之常也况趙之風聲氣習初不  
異於古爲守令者宜知其俗之易牖乃從而振德之則前

日彈絲站躡悲歌慷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  
已矣教基旣立道由是生異日風俗丕易人材輩出而曰  
權輿於茲不亦善乎匪然司牧以應上虛行士子不以進  
修實務其堵而宮之者作餼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

高邑縣重修儒學記

明李標

晉大夫治鄙之三年而拯災恤疾殲猾剔蠹鄙既稱辨治矣顧獨重興學云學之明倫堂歲久不治又丁未大水以漸就圯大夫始至而歎者久之謂博士弟子曰鄙雖彈丸地然人文蒸蒸蔚起爾多士羣萃於此雲蒸龍變屬有待焉而令漸化染學之地棟宇荒頽瓦石礪泐其何以崇聖教而作人文也長人者實有愆矣于是出所積俸若干金鳩工庀材氓隸趨事不踰月而堂成矣其餘若聖殿兩廡櫺星戟門先十餘年爲西安金大夫所修者至是俱復新之時史民李子方在告里居入門登堂而棟宇改搆丹青



修飾以爲大異十年前爲諸生時因與諸博士弟子頌大夫功德而大夫及博士弟子隨屬紀其事李子蓋嘗端居深念以爲治不古若在上者非特漁獵其民而實諸橐也士亦然矣蓋往者朔望郡邑吏視學諸弟子皆得以例闡析書義次第受賞而季有考婚喪不辦者有助貧無業者有賑後皆不行而復視之如讐不啻漢祖之溺冠嫚罵者彼夫纍纍而若若者非起自諸生耶胡同類而自賤之也大夫始下車卽復舊典一意獨行始終不怠前此未之間也諸生以事至縣凡關切身家者雖纖悉皆爲申理人人悉得意去蓋公在鄆三年矣惟是飲鄆中之水耳弟舉人

讀書衙舍見兄常俸之外無餘鏹自出囊中爲下帷費其情如此而見善若驚疾惡若讐皆得之天性非有爲而爲以故民間利弊無不本之灼見斷之必行鄆人自謂有邑以來未有威惠並行公明兼濟如大夫者大夫又於城東南建文昌閣皆自捐俸爲之未嘗斂一錢其素所自矢也大夫父故中丞公以文章節義爲世表儀而昆弟輩皆國器復先後登第今年王子兩姪又復聯榜其淵源有所自矣公諱承命字思恭別號疊恥蓋洪洞世家云

高邑縣重修明倫堂碑記

乾隆間舉人

李經芳

邑人

國家崇儒重道凡郡邑建立學宮則有明倫堂誠知治化之原而訓俗型風興賢育才胥於此也吾邑地雖僻小人文蔚起名播三輔自南北朝歷隋唐及明代有傳人至趙忠毅先文節以一身繫朝廷之輕重炳炳麟麟輝映史策猗歟盛矣要之悉從倫常立基故德業文章根本深粹而發之光華未有外倫常而能立德立言立功以自表者也高邑學宮創於有宋遞廢遞修明倫堂自邑令劉侯瑜繼修以來迄今百年與文廟漸就頽敝梁柱樛屈牆甍墜剝幾於上雨旁風東西兩齋或傾圮或瓦礫無存以敷教作

人之地而廢菴若斯謂治化何邑侯江公來莅茲土始釋  
菜時瞻廟貌撫堂階惕然於心若不能一日緩顧以爲事  
不可以輕舉而功不可以苟就也籌於心者七年今歲戊  
戌適荷

覃恩蠲免丁糧因民力之絀首捐俸爲倡邑紳士踴躍輸  
誠於是設材料之局分工作之司取材則平其物價而必  
致其堅程工則劑其傭食而必懲其窳出納有簿支給有  
符而侯又以公餘巡閱而獎勵之司教胡君率德司訓王  
君仲縣尉宋君萬里時爲勸課紳士等分程督察始丁酉  
冬十二月至明春三月文廟工成而明倫堂亦以次就理

自正堂東西齋聚奎門維輪維奐堂然皇然以及堂左崇  
皇之祠堂後尊經之閣皆華其舊而鞏其新與文廟稱而  
非僅以壯觀瞻也蓋講學於斯誦法於斯敦教化善風俗  
於斯登斯堂者顧名思義所爲家修廷獻者安在而凡爲  
人臣爲人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若者忠若者孝若者序  
與別若者信轉相勸勉深自濯磨一切武斷鄉曲興訟獄  
持官長工寅謁巧擠排機變媮倣之習不少有玷焉將從  
容乎禮法之場沐浴乎詩書之圃經明行修德建名立於  
以上副

聖朝廣勵學宮之至意無負賢侯作興學校之深心紹前

走少司  
卷二  
徽而光畿輔不其偉歟愚承乏隴右建學明倫更化善俗  
之道每羞學製而侯以大才識莅蕞爾鄙能隨地立教因  
時起事而出之公慎廉明之心四閱月而爲吾鄙建百年  
不做之盛舉又烏可以無誌耶因郵寄片言且爲之句俾  
輿誦我侯之功以爲邑之多士勗侯江姓名啟澄字靜原  
號敬菴福建之海澄人其詞曰

耿耿部城彈丸黑子亦有膠庠隸茲倫紀緬彼先進騰耀  
千秋處士亮節邈焉寡儔於隋於唐史策有光繄趙與李  
後先相望水流有源木華有根人材所出道義之門黌宮  
巍巍廟貌翼翼維創維修馨香其德維我江侯捧檄茲土

政通人和百廢具舉身先捐俸庀材鳩工礮鼓弗事不日  
成功事不吏攝材不官購人得其歡功經於久維此學宮  
髦士雍雍夏絃春誦于誰之庸厥庸伊何振作有機多士  
奮起庶踵前徽孰則先之孰則繼之我侯而後永其嗣之

涑濱蔡子重修廟學記

明李登雲

惟茲甯晉在周爲晉之楊氏實羊舌氏之食邑東滙大陸  
北瞻恆嶽鍾靈孕秀代有聞人我明則有若涑濱蔡先生  
天性孝友器度宏遠蚤歲受學于甘泉湛先生潛心往哲  
究極理性登嘉靖己丑榜進士歷進殿中侍御史風裁建  
議推重臺端屢進直言再遭放逐兩京言官及九卿撫按  
薦其才堪大用者三十餘疏先生養高恬退闢書院于涑  
水之濱遠近來學者三百餘人隨才造就各有所得恆以  
邑中士寡講學儒政疏闊爲憂曰士不聞道大不幸也教  
無本原猶無教也魯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

致其道言在精專也我國家列聖相承建學立師以化天下故崇祀先師起其仰止頒之聖訓定其趨向使多士樂羣以相觀明彝以敬業教化無弗備矣顧傾圯不葺甚且蕪穢焉士將奚羣師將奚居以施教不幾于負朝廷養士之典耶經義倫紀不幾于廢墜以自絕于先民耶吾聞君子出則行道濟時居則立教淑世吾將助其師以教吾郡之士乎乃捐資集材殿廡學宮堂齋號舍經閣泮池亭祠射圃興廢易朽翼然整肅復買田三千畝爲士婚喪助闢書院買田亦三千畝以待來學者時與諸生講明諄諄不倦歲時周親故賧荒歉敦崇教化篤厚倫彝士風民德翕然一變是舉也工始于嘉靖三十八年四月落成於三十九年二月余爲先生門下士也敬爲之記

文廟祭器記

明蔡 鞞甯邑

邑大夫壽陽王君寶奉命治茲邑既閱歲於廟學已加修葺矣復以供祀器物損壞殆盡無以稱朝廷崇報先師之典曰吾聞祭器不假况可代以他器乎此有司者之罪也乃夙夜經畫儲材召工曰豆籩曰爵鼎曰罇罍曰帛函曰几案飭木者金者髹者範者陶者鑄者越半載而悉成靡不肖形規制古雅可觀教諭齊東潘君孜訓導輝縣魏君絃率諸生問記於予曰邑大夫備制以奉職可以觀學厚本以立教可以觀政恪勤以恤祀可以觀禮弗述焉焉能俾後之尹茲邑者有所取法而弗替亦何以風教諸生也

浚濱子曰二三子之言盡矣顧予何言雖然吾嘗聞之湛  
甘泉先生矣六經語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周衰異端並作斯道晦蝕盡矣仲尼用是懼乃祖述憲章  
立言垂訓羣賢繼之斯文幸未墜地是能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我祖宗稽古定制乃肇稱殷禮  
命天下咸廟祀先師孔子於學宮列聖相繼加豆籩樂舞  
之數革先代不經之號崇儒貞教道流浹洽矣奈何爲郡  
縣者多以簿書期會悅上致譽爲急視廟廡敝壞禮器未  
備顧漫不爲慮大夫乃汲汲焉修廟學興禮教變文格正  
士習惟恐聖賢之道不明諸士之造不古非君子之遠心

賢良之眞見何以能此二三子其知朝廷建廟於學宮之  
義與邑大夫興學造士之心乎雖云崇德報功竊寓夫風  
教之端也爾諸生之日遊於斯也果能萃志於修祀興志  
於瞻依因遺經以明道正其心以修身上以師顏閔之德  
行希游夏之文學景曾思之闡道立言法子與之距邪翊  
正近取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訓以爲入道之階將以窺夫  
子之門牆登夫子之堂與有弗難也家食則修身變俗用  
之則兼善博施極之則育萬物贊兩儀垂之則式後學風  
百世斯無愧於孔子之從也夫七十子以親炙聖化皆能  
成德達材立言以垂訓諸大儒以聞風自淑皆能傳經發



蘊曠世以相符從祀廟庭亦以崇德報功也諸生其無感  
動而興起也乎於戲朝廷制祀之義賢有司率職之良皆  
可以風動諸生矣大夫能修城池建壇壝均徭役明冤抑  
事無大於興學造士故於此獨詳記之用詔夫嗣來者

浚濱蔡子贍田記

光祿卿馬理

谿田馬氏曰愚聞君子用財以義周窮恤急義也篤親養  
賢義也昔范文正公以義田周族黨以所居爲學舍義矣  
寇萊公捐所居爲僧寺崇異端不亦失耶今觀浚濱蔡子  
用財得范公之義無寇公之失焉是故君子尚之蔡子名  
顯初受學於恆山張子登己丑進士授以行人擢御史復  
受學於甘泉湛子後巡按河南行所學激揚有聲嗚呼爲  
進士爲御史矣乃不自足復隆師而學者世豈多斯人哉  
及晉摧而再退於鄉也幾二十年益深造而學充乃曰成  
己而不成物非誠也於是構浚濱書院設科而受徒焉久

之學徒雲集如扶風馬氏河汾王氏盛矣乃視寒士婚葬  
饗殮無給也乃以耕稼所入節儉所積累置義田六千畝  
以三千畝爲儒學贍田凡寒士婚葬饗殮悉於此給以三  
千畝爲書院贍田凡合族祠堂墳墓祭祀婚葬有給其外  
族婚喪視本族給有差寒士親故來學者其師之束脩士  
之日用悉給之非親非故而來學者亦如之其事詳於贍  
田記中嗚呼昔孔孟之徒皆傳食於諸侯亦有不尊德而  
樂道者乃有七日絕糧之阨今蔡子處贍田如此吾知不  
俟傳食無絕糧之阨矣况諸婚喪大事無慮士集而不學  
其誰之尤耶苟集而學奚啻如扶風如河汾雖尙友洙泗

可也或曰蔡子膺仕而求益復篤親養士開來學焉此其  
志不淺使鴻漸而大行道何可量惜哉晉而摧也丈人曰  
不然君子聞道進而行政則澤被於一時退而淑人則澤  
被於天下後世是故稷契皋夔澤被一時孔子則澤被於  
萬世蔡子蓋學孔子者也又何可惜耶慮斯田疆界頃晦  
久難稽因徵予作記立之學宮以詔後人

柏鄉縣修文昌閣記

明張主敬

今天下尤趨文教哉邑學正祀外取所謂文昌者崇奉之  
故文昌幾徧宇內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  
宮文精所聚自古迄今柏土斌斌幾等齊魯於文昌無耑  
祠東郡王大夫來謁學展禮低回曰宏矣文明之府也賢  
科濟美所從來矣已行城履隍曰佳哉鬱鬱巒岫南揖行  
嶺西護是四通之衢而王會之所歷也樓櫓不飾何以表  
儀遂爲新之爛然往來者目炫而心竦也已抵巽隅輾然  
曰文在斯乎文昌妥靈風教攸關矣於是飭材料工踰月  
告成五方玲瓏魁名輝映山川入望雲日合光龍門高踞

雲路翱翔兩亭翼列詢美且臧誠大觀矣是役也眾矣費  
矣然役以金募用不帑取官無捐民弗病也士大夫歡聲  
令聞逖邇交暢諸生之登茲閣者得無意乎張子曰吾於  
斯而竊嘆今之吏焉立之司牧豈欲其專精簿書於庠序  
漠然罔念哉卽虛詞相加有能捐不貲以成令典者乎大  
夫盤錯別利之器而志念恢宏建柏人不朽之業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大夫哉會有憐大夫才不當滯下邑調之且  
去故紀之如此大夫名之都乙未進士新城人

柏鄉縣修文昌閣並建奎樓記

國朝 王之樞

今上御極行四十年文德克修武功懋著東西南朔服教  
畏神朝貢於明堂款請於遠塞者不知幾千百國輿圖宏  
闊聲名洋溢皇古以來未之再見維時清晏旣奏天心感  
格風雨協和民物康阜

天子爰命宗伯多舉天下孝廉旣降明詔廣進士額三百  
人所以作育羣材振興雅化也於是天下州邑之循良令  
宰及居鄉之賢士大夫皆思宣揚一人德教以鼓舞有志  
之士凡士之可以贊翊文運者無不竭力圖成焉而畿輔  
之地尤風化所首著者矣畿內之邑有柏鄉夙稱人文昌

趙州志 卷六  
熾之邑也我

朝六十年來畿內相國六人而柏鄉居其一其餘中甲乙科者率無虛歲問其山川則太行蜿蜒千屏萬帳培積甚厚又有槐午二水左右夾流匯於大陸古澤而堯山之東峙野嶺之南繞皆山川之佳勝者語其風尚則秀者讀於室朴者耕於原詩書耕織之外無他營焉以故士傳先澤農敦本業風尚相承永守罔替遂得爲海內知名之邑王申秋月山陰茹公始來官於此迄今將八載矣百務振舉仁聲遠聞連歲大濬境內河渠秋水浩瀚民不爲病他如緩災黎之逋賦設賑給之粥厥周貧士之薪米新將敝之

學宮清吏胥之積蠹平囂紛之訟端皆昭昭在人耳目者城之東南隅舊有文昌帝君閣頽圯已甚公復留意經營適相國少嗣賡虞魏先生具有同志遂糾集眾力輯而新之復創奎閣一座高聳雲表虛明洞達四望盡致又爲增其屋宇築其垣戶六旬而工告成焉邑之文人墨士振衣登之遠視高步覺青雲冉冉隨足而生也其縱眺之間曲澗平疇青山綠樹或花鳥喧研於風月或城郭掩映乎煙雲何在非文章之妙境乎從來景之清者足令人之言清景之曠者足令人之思曠言清而思曠文人之致極矣今柏邑有此清曠之景吾知有志者徘徊徒倚目爽神逸奇

趙州志 卷六  
章佳構隨意而得因而獻之於廷傳之於世未必非建閣之力也每見通邑大都之中金碧輝映榱桷互連者率多佛氏之宮耳縉紳賢豪往往非鬼而祭今柏邑能崇文明之事妥其神居美其觀瞻則其令宰與其士大夫皆嘖嘖可稱述者也况當崇儒右文之代能使才俊之士多所觀感遠大興思儲材於國以備任使意良厚焉余謬蒙恩諭侍從清宮獲交於柏之紳士有年家在中山亦習聞茹侯善政因建閣一事甚有關於文教也遂樂抒鄙意以爲記

隆平縣建文昌大士閣記

明主事趙 炯 邑人

縣治舊無文昌祠有之曰嶧山徐公始縣久乏科萬厯己卯徐公屬意於先兄僉憲公乃創建文昌閣於北城之上與文廟相對峙蓋取坎離相配之意自壬午而後乙榜固不乏人而甲榜惟先兄步韓公後耳說者謂文明之象理不可居北嘗欲徙而東之未能也今上御極之元年奉命恤陝越明年戊辰事竣歸里見閭里蕭條人民凋敝乃喟然曰豈堪輿之所謂水去砂飛而人窮至此耶蓋縣之東爲龍爲震龍不起而震宮闕無惑乎文不震而民日敝也於是與邑侯陳公議閣事陳公慨然許之乃擇日興工輪

財輸力不戒自來於是建閣於東關之東杪臺高丈八下  
通孔道南北廣三丈東西三丈二尺臺上起閣閣上西向  
而拱城者文昌君也文昌之後背坐而東向者大士也閣  
既成登臨四眺曠然遠思下視閭閻宛然在目是所謂青  
龍起而震宮滿也水紆回而氣滌聚也東方震而三方完  
也神得位而地相生也亦一邑之大觀也哉從此士之不  
振民之豐稔不蔡可知而予之意則不專指此也蓋風水  
者星之在天者也讀書積德者力之在人者也盡其力之  
在人者而後可聽其理之在天脫令不讀書不積德而惟  
風水之是恃彼文昌大士能挈科第而畀田舍公與薄德

之人哉譬如農然前人爲之置膏腴矣而耕種刈穫則後  
人力也設使惜爾力惰爾農而惟膏腴之爲聽彼膏腴者  
能自生而自穫也乎蓋地靈者人固傑也而人傑者地自  
靈也是兩相成而兩相待者也多士自讀爾書積爾德大  
物將自至矣或曰是則然矣祀大士及百子者何也曰文  
昌所以佑士也大士所以福民也百子所以慈幼也老安  
少懷是吾夫子之素志苟士奮民安而生齒盛吾願足矣  
吾非敢邀福於神也夫亦志先師之志也是役也興工於  
二月下旬告成於六月初旬厥費幾五百金而邑侯之力  
居多焉凡有功於閣者俱勒其名

高邑縣修文昌閣記

明郭實邑人

吾邑二百年來人文寥寥迄於今稱盛矣先是邑之得科第者率數十年不一見今丁酉迄丙午遂蟬聯不絕蓋前者儒學門在廟之西有越西安金公宰是邑諳形家言易之而東中間多所建置望之而眈眈風氣攸宅洩爲人文豈偶然哉然丙午而後又不再舉矣屬晉公爲邑二載謂士子文猶昔也而胡以遜前徽刻中緒將風氣洩而無餘耶抑有所缺而未聞也乃相度地形而得城東南隅爲祠立文昌像祀焉雉堞間突起高閣前建小塔與西乾明寺浮屠相對地形雖小而峭直森秀儼然一邑具瞻丹



獲塗堊盡飾備規甚都也於是晉公以暇日乃請紀於不佞夫邑有賢令以興起斯文創前未有之祀厥功大矣卽不佞曷敢以不文辭蓋考文昌之祀不載典記惟司馬氏天官書所載北斗魁前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義或見此譚者遂謂九十七化縞衣素舄青童白馬勿乃誕而不可信與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易之垂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抑何以稱焉夫地有風氣神有盼響人有教化相須爲用者也兩間之秘藏鬼神之神陰陽皆寄之乎人事周之譽髦起自棫樸彼免置干城有文王之化故耳與學作人晉公旣殫厥心力矣多士第澤於文章儀於道德夙夜黽勉如甯

越之勤董生之篤俾天爵修而人爵從斗魁兩兩間且有黃潤之氣爛然文昌之次必多士應之士有不祀而福無不耕而獲諸生倘有意乎宜蚤從事矣是役也庀材犒工皆公捐俸爲之未嘗外斂一錢不佞樂觀厥成故於其請記也爲之銓次其槩如此若公清節惠政則諸公載之詳矣

甯晉縣修文昌祠記

國朝 高光國 邑人

郡邑例設學宮崇聖教也萬世之性命文章倫常綱紀咸  
範圍於聖教中也例設奎樓昭文明也奎宿顯象於天司  
文章之命也設文昌祠亦翊文運也天有文昌之宿主文  
章之事者也邑學宮泮水面接崇垣規模宏廣一邑之人  
文實攸賴之奎樓則位於東南各郡邑所同也文昌祠昔  
建學宮西明成化丁亥署邑事歷城許公徙之學宮內卽  
今啟聖祠是後因爲啟聖建祠又遷於學宮之西矣自遷  
後百年未經修葺新者故全者倣輝煌者頽以墮近稽吾  
邑風氣癸卯至今歷十餘年鄉舉者止於三春升者僅於

再在仕籍者又寥寥然是文運之塞未有甚於斯時者邑  
舊豐腴之家又止於修寺建廟齋僧禮佛默冀乎冥冥之  
報以羣好尙夫異端之所爲至利病所關弗顧也文運所  
賴弗顧也且日愚視我癡視我也夫異端之事則樂爲經  
常之理則不樂爲獨何心哉幸前邑侯岳陽趙公學宮奎  
樓並重新之越二十年奎樓又廢邑庠王生持晉者激昂  
慷慨重募資以建眾輪不足復獨捐數十金使奎樓又煥  
然獨異王生者以少年而能事是是亦僅見者也文昌祠  
久敝邑候選別駕王公瀚者勤儉以紹世業兼精於籌畫  
覩祠宇廢墜惕然懼焉爰請於邑侯平原張公灌告興工

所費約數百金咸一己出之無庸他募且日親視工作布  
置指畫皆如法正屋前建兩小軒几窗瑩潔卽以貯元宵  
會文廟燈西側一室卽遶正屋後曲折盡致以爲祀神者  
茶舍工始于癸丑仲春成于孟秋公又晨夕步履學宮相  
其缺者補之廢者修之不可少者益之所費又無算眾曰  
是役也不可無石以記其事爰請記於余余謂文昌一宿  
實主衡文運其關於世也誠重且大若世所傳帝君張姓  
者載其歷履教言皆二氏之流非吾儒中正之道也豈果  
有其人乎抑後世之好事者爲之耶閱訓詞中有云是道  
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類是者又醅然合於

趙州志 卷六  
至正而爲士君子之所取法則又何也余願與諸君子守其正者而遠其不正者如斯而已矣因爲之記

柏鄉縣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 魏裔介

受命於人主而爲一邑之令者知縣也受命於天帝而爲一邑之神者城隍也非令則無以治明非神則無以治幽故帝王撫蒞寰宇必封社稷山川五嶽四瀆江海之神而並及於城隍社神加以名號以其關切於民生而爲地方之保障與邑令並重其義甚宏也吾柏之城載於史記漢書其來已久有城池則有城隍之神其久任而責成功耶其數年而一遷轉耶姓名注於天官考察掌於上相耶其幽深曠遠不可得而悉矣然總之聰明正直賞善罰惡無邪曲於其間而一秉乎天道之自然與人事之不得不然

而已矣蓋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作善降之百祥善自召祥神非有心降之吉也作不善降之百殃不善自召殃神非有心降之凶也或曰人自召之神則何權余竊以爲不然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故能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百穀蕃而民氣樂無有天札疵厲之患也惟神亦然禍福雖聽其自召賞善則確不可移或報之近或報之遠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甚或朝之所爲而暮報焉呼之所爲而吸報焉非如人事之有竿牘可請託也非有賂賂之可轉動也又非有胥吏伍伯之屬可夤緣谿逕顛倒其

是非之說也卽以吾柏邑言之無論異代以耳目之所睹記有爲善而不蒙福者乎有爲不善而不蒙禍者乎聲息如聞桴鼓相應使民遷善遠罪而孜孜於孝弟忠信之行者皆神爲之也而或者猶以爲適然之數是亦不知天道人事之符矣本邑城隍主宰於天帝而又受封於前代其久已爲地方之保障矣會年久廟寢傾圮牆楹頽陋值伯兄裔魯以山左運使歸里捐金修葺余亦助成其事而一時之紳衿黎庶皆量力輸材庀石鳩工擴而新之規模宏敞氣象巍峩遠勝於昔又以土神在路南衍官署之制而移於內之東偏作臺於南爲賽神者坎鼓蹲舞地於是邑

人咸大悅曰是不可無文以紀之因來告余以神之有功  
德於吾邑者甚大其聰明正直賞善罰惡無負於昊天  
上帝與

聖天子化成天下之至意故不辭而爲之記

高邑縣重修城隍廟記

趙南星

儒者之言曰天者理也鬼神者氣也夫天與地俯仰可見  
天者理也則地者亦理而已而鬼神又氣也然則天地鬼  
神皆屬杳茫而萬物皆自生自成於理氣之中無所於宰  
之者則聖人之制爲祭祀皆教人以幻妄不可知之事將  
以致仁孝成德化豈不難哉夫日月之昃寒暑之變雷動  
風馳雲徂雨流若莫或使之莫或止之則必乖互隔並而  
萬物無遺育矣然則天者猶京朝乎地者猶郡國乎天之  
上地之上莫不有神焉一邑而明有令幽有城隍自然之  
制也邑大夫晉公下車謁神顧瞻祠宇前堂三楹後室七

楹皆修葺而丹雘之而堂前馳之以刹如其楹數堂壇之  
上周以石楯下爲長墼而堂室之間爲廟以接之如縣寺  
之制於是陟其堂祀則雄雄赫赫眈眈奕奕允眾兆之所  
瞻也造其室宇則閭閻噲噲冥冥允明神之所棲也  
蓋自有廟以迄於今二百餘年至晉公而氣象改觀焉晉  
公立心制行恆以神明自矢至清至公自有縣以來所未  
有也其肅恭神祠洋洋如是在是以幽明欣喜郡國頻罹凶  
饑自公下車以來麥雪黍雨卦候無愆冰雹飛蝗恆不入  
境百姓皆以公之誠能格神靈應盼蠶也繕修之役不俟  
督趣而歡然僦工始於四十年八月落成於四十一年四

月時日少而成功大若有陰助焉先是有李尙賓之事遠  
邇異之李尙賓藁城男子也教人誣訟其婦翁晉公問得  
其情而誓於廟中以無此事抵家遂病云高邑城隍遣一  
將軍捕之斷絕良久復蘇曰將軍縛我樹上向他處捕人  
頃之曰來矣如有所苦而絕意者神以此明晉公之德音  
亨於神人也夫鬼神之道豈不甚昭明顯赫哉賢公卿大  
夫者神而人者也明神者人而神者也非有二也或曰夫  
子言敬鬼神而遠之修其祠宇誌其享祀不亦近乎夫遠  
之者無諂心也見盛德大人敬之不暇諂何從生遠之者  
敬之誠也惟有德者爲能敬神神社之來乃一佑德非報

其敬也余因晉公之請記併以解世儒之惑冀服官者皆敬神安民如晉公焉

柏鄉縣重修關王廟記

在東門內

明趙惟卿

關王廟踞震駭離左墉右剝正在闔闔中舊惟正殿大門建置姓氏莫知其誰今則張玳等修於萬曆三年拓隘增卑垣內爲二門鐘樓一架度其東後添三義殿一座中肖三坐像及孔明子龍寓焉牌坊一座肅然如廳解制度繪畫迴絕於前媿吾張君屢屬余爲記余奔走塵鞅中未遑構思每企慕王之氣節所至必懸像設爐頃在朔方倦遊已極每晨炷香乞歸無何得量移還第歸數月張君更申前請肅瞻宇下周睇庭廡恍不憶其故地雖微張君請亦當有述以酌厥靈異白者符王得無載筆意耶顧行實備



在史牒而心事則昭天日卽古今猶旦暮然亦復何辭以  
述第諸善信人等參禪拉撮不無華以侵質逖盭王衷者  
乃進而風其說曰汝等於王旣廣其宇崇其墉華厥躬圖  
厥侶謂藉是足以悅王靈而邀寵哉不知王於榮麗猶土  
苴也義以當幾氣以鼓勇自可挾宇宙凌蒼穹以實有此  
氣節耳故悅王靈者役質不役華苟心能不欺卽土階木  
主澗沚沼繁王不吾吐若瞻王貌則惴惴離則盱盱雖壯  
麗倍此王不吾福因爲四言銘以誌王庥每五月十三日  
三獻三歌王洋洋如在焉銘曰靈境鬱鬱廣庭漠漠級分  
卸砌排聯楔綽龍扁標題虹梁軒壘疊浪雲浮簷牙糾索

碧瓦鱗差丹稜齒絡柱礎雕鏤掾桴璫錯藻粲煒煌璇題  
燿焯遠絕塵囂普施塗堊厦抱蜺虹門聯鳩鵲繪事臚分  
芳猷領襟烜赫銀宮靚深雲閣神王其間穆容有恪偉袍  
端拱長髯飄嫋正色寒芒義氣磅礴委蛇山峙盱衡電爨  
儼前將軍仍壯繆爵廟貌斯崇丰神如作煙銷卯金神留  
蘭若響捷懇誠魂褫奸惡將邁分身神常著脚忽聆陰呼  
時開雲箔赤駟夭矯青龍臚膊颺颺屏跡妖氛遁魄民物  
阜安歲時畊穫籤筴是丐休咎如諾賢愚僉獲華夷共懼  
老稚繽紛士女酬酢桂酒椒漿蕙蒸蘭酌雷鼓鼙雲旗  
揮霍連蜷夷猶唐皇胥樂冥鈍不靈崇煙薦葯赫赫靈徹

幽幽神幕如日如天萬古灼爍如水行地百川布濩情狀  
難窮格思莫度於萬斯年不朽不鑠翊運精忠皇明永託

柏鄉縣重修關帝廟記

國朝魏裔介

建大義於頽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頌爲  
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耳生爲漢  
臣沒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者從明代之褒  
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主宰之謂帝帝君何以得此隆  
稱哉是殆非淺見薄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  
命魚龍混淆羣醜鴟張卽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  
無不失身喪節惟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  
炎劉其視孫曹直牧豎鼠輩耳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  
白衣蔽於江上鼓聲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故吾

謂漢不亡於鄧艾縋蜀之日而亡於荊州星殞之日也然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然復明禡阿瞞之魄延獻帝之祚一時臣子無不悼漢而欲食曹之肉惜漢而欲飲曹之血是漢雖亡卒未嘗亡也且今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奔走恐後惴焉有斧鉞之恐懍焉若師保之臨雖窮髮龍燭之國鳥言卉服之鄉無異神州赤縣由是觀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赫赫若揭也夫古帝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姓者不過數十年卽服教畏神亦二三十年而止耳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爲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余柏邑之有帝君廟尙矣莫考其所從來明萬曆二年張玳等修之前進士懷堂趙公爲之記其文瑰瑋奇崛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頡頏今順治庚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圯岌岌大壞庠生馮學古等糾合闔邑捐資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爲記余惟帝君之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近於複也乃爲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祀覽之有感相與勉爲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柏鄉縣重修五義廟碑記

魏裔介

三國之際若昭烈君臣其心事揭日月其情義重山嶽里巷童豎皆能知之能言之無庸復贅三義廟祀遍天下亦無庸贅茲吾邑東城之阿合諸葛武侯趙順平侯而祀之則天下所少也余從暇日徘徊瞻眺其側曰是可名五義也夫曷言乎五義也昭烈生於涿郡與桓侯爲同里關侯以逆旅遊塞下桃園之義生死以之固矣順平侯艱難百戰奪取漢中武侯仗義伐賊中原震動出師二表精誠可以上貫白日三代而後未有君臣綢繆若是其篤者也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昭烈之君臣有焉後世爲君而遇

其臣與爲臣而事其君者盡如當日之推心置腹戮力王家則君臣之義常伸於天下矣廟建於萬厯之二年久已圯壞貢生方玉白子爲文以募之庠武學生子直劉子竭力以繕之其事皆可傳余爲文以紀而並易其名卽謂之新建可也

高邑縣關王廟碑記

明 趙南星

古今之稱英雄豪傑者公論已明譽望已著而余罕能信之非余之好疑也功業易立也名譽易成也惟其幽獨突奧之地舉心發念之頃莫非天理而幾微之私意不離乎其間斯爲真人耳有十英雄於茲令其一以自反則必有慙沮不能自信者而余安能信之夫負勇建功者恆利於得藉而植操矜節者每壞於阽危故有成之白首而失之一昭武安王關公生漢之末季曹瞞以項羽之資假齊桓之勢以興漢爲號此應龍之厚雲而騰蛇之濃霧也王迹其行事爲漢蠹賊舍之而歸元德卽曹瞞嘗得之極其

親重甯爲橫草舉旗以報之而必不肯留此其君臣之義去就之節固已凜凜兢兢至隆篤矣然讀書知方者類能勉焉至其直衷貞志霆行颺赴不搖於毀譽不撓於成敗不怵於死生則豈惟天下之人信之卽姦雄如曹瞞亦信之矣蓋王之心事如日月然昭昭乎無可疑也故剛大之氣不與形而俱泯而常存於宇宙之間靈爽赫奕長爲神明蓋天地神祇皆信之矣夫天帝以爲臣工而神祇以爲僚友非信之而豈其若是故能翊贊大儀匡扶皇極福善禍淫歷有徵驗近日平湖陸太宰剛方君子也一要人詠之曰向彼求太宰若四肢之無骨太宰之季子基志畛之

於王父果以柔取位子與有辱焉然父實介立彼誣人如此神其察之無何而要人三世溘殞赤臭播聞海宇姍晉豈非王之震迅馮怒奉天行殛哉吾邑西門外有王之廟久矣廟居臺上與城門直對令長晉公至民功旣底乃秩羣神於王同里尤所尊奉見廟宇狹小乃拓而新之廣袤俱倍爲殿三楹剝如之左右廡皆如之爲樓以置鐘鼓規模軒厭丹青赭堊煥爛景彰始於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年四月落成屬余爲記余觀長人者不知敬民則必不知敬神故夫子論仁以使民如承大祭然亦有民之不恤而崇祭祀者無亦自慮其獲戾而求解免焉是媚也非敬

也如王者豈可媚哉晉公忘己厚民立功滅私其心可以  
質之於王而無愧余能信之故於其修王之廟也樂爲之  
記如此

晉公名承命山西洪洞舉人

柏鄉縣馬神廟碑記

邑令謝廷瑞

稽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未有無因而祀者  
卽一邑之中而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罔不載在祀典而淫祀不與焉余分符槐陽思爲民  
造福諸務皆小心翼翼而敬神尤其大端矣故捐俸修文  
廟以其爲土木鐸也復捐俸修城隍廟以其爲民保障也  
卽里社父老持籍募修殿刹余俱不憚傾貲以助總欲安  
神降康民受其福云爾至駟牧爲王政之大天駟著雲漢  
之表故士卒汎防郵置差遣罔不惟馬是賴其間災疢不

走少元  
作孰爲爲之蕃息日盛孰爲爲之且甲寅乙卯連歲羽檄  
飛馳一日千里使非有所憑依卽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  
稍之馭噓天陸野躡影追風鮮有不疲於奔命者矣古有  
馬祖先牧壇廟並祀並歲二八月中旬擇日遣太僕寺官  
致祭此馬神廟非無稽也故柏邑有馬神廟二所一在於  
縣治之東一在於驛舍之西胥離衙疎遠茲於丙辰暮春  
鼎建署內便於不時薦禋基趾坐北取其負陰向陽藉生  
道也且介於河房之上取其密爾靈應保護爲最親切也  
是以隆其棟宇藻其獲丹繚其園垣植其花木雖不敢恃  
有明德之格而恃有苾馨之誠因而渥注實旆雲錦成羣

彭彭伾伾繹繹祛祛有長駕遠馭之資而無虺隤黃瘠之  
虞皆房伯之有功利於馬也宜像祝而血食之豈淫祀哉  
若因馬政以占國政余所禱祀而求倘卽物阜以推民安  
余則謙讓未遑焉更有願者有伏櫪之馬而無生郊之馬  
有扶佑我馬之神而兼有愛養斯民之牧是則余建祠之  
意也夫



臨城縣八蜡廟政成異感記

明 喬輔世

臨邑八蜡神祠未詳鼎建何時嘉靖中諸生趙應魁新之  
創立石柱繪塑神像享春秋之祀諸所捍禦惟誠則格萬  
厯辛卯關南羅公來宰是邑期月化洽民熙卓有成績且  
也其中虔潔其表凝肅勤民至意昭格於神明素矣歲六  
月飛蝗逼境公聞報輒惕然心動率眾詣蜡廟虔禱隨令  
縣尉四路踏勘之遍諭鄉氓有捕蝗至斗者給穀抵數不  
逾日而蝗已薨薨然去焉夫食民之所天禾食之所出公  
慮稼穡之艱念小人之依獨令蝗不爲災民可計日而享  
粒食之慶不亦異哉此非獨神明之力迺公之素政有以

感之耳公不虐彫中物來順應謙撝御下明教省刑蝗兀  
而來兀而去則天人相與之說宜其不待吞之而自息不  
假鳳食而自化不勞焚瘞而自消也意者或如晉之赴於  
海耶抑不敢蔽宋之日耶胡其在野不食禾尋颺而遠去  
若有神驅之也試與蝗不入境蛟鱷逃形諸君子比德度  
異奚啻後先哉而江陵之反風滅火宏農之虎北渡河匪  
專燬也於戲我臨曠乾之變數矣非鼎食之家則十室九  
空而趨向猶爾澆靡肥蠶螟蝗天心所以示警也致厘公  
慮竟以積誠感之應如響焉四方方噉噉災傷而我臨獨  
歌稔歲矣政成異感臨民有厚幸哉公旦暮擢晉秉衡清

世俾城無狐社無鼠野無犬吠塞無狼煙昆蟲變草木蕃  
太和雍熙皆此去蝗之政通之也於是爲記公諱士光別  
號繼塘陝西洵陽縣人

高邑縣三官廟記

邑令 金四科

萬厯甲午冬仲不佞承乏鄙邑旣弭節修復保甲如故事  
越乙未迨葺鄰邑竊發比比惟鄙境晏如始信茲法之善  
而猶懼吾民以故事應也於是驅車遍閱四封惟東驛頭  
村爲最後里父老率弟子員郭鏗等郊勞不佞而迂之宅  
舍騶從雜遝因告不佞曰里故有東嶽廟邑大夫息憇所  
也先是里民蕃衍後稍弗逮信形家言徙之乎龍岡已復  
罔效如故適買天爵習形家者流躊躇還顧乃訝云村南  
有狗跑泉併蓬河廟址對峙龍岡水所自出胡竟廢也謀  
之約長朱佩聚族若干人捐鍰程匠更廟貌而三官儼然

祀焉既落成惟子大夫有斐丐一言紀歲月不佞進諸弟子員詰之曰尙德之祀匪地匪人弗饗恆北而祀東岱氓庶而旅泰岳饗耶弗饗耶其廢也固宜且而改祀三官者得無謂龍女生三元子官天官地官水而號大帝者乎曰然形家以三官與東嶽屹立者得無謂天關地軸水城而崇之乎曰然里民籍三官有靈嗟峨其廟宇輝煌其像貌者得無謂賜而福赦而罪解而危故稟稟寅奉之乎曰然不佞晒曰前前士加凡民一等亦知三官說與官主也龍水神主水似矣復函天地參之者何居蓋陰陽不測之謂神天陽地陰水則天生地成陰陽之交耳曰大帝神之也

惟人亦然人身小天地而水其榮衛官之者惟一心心者神明舍也不佞申飭保甲試以里名喻東首四正頭會眾體元義也驛者若一元而循環之也有如里民禮俗相交則和平而福日賜過失相規則被濯而罪日赦患難相恤則銷融而厄日解故上之節制天有時矣中之保障地有利矣下之防禦水有坊矣然總之又在人心之和和故混三元而一之廟非虛設也藉令翫保甲爲空文而飾三官以滋瀆祀卽口茹蔬躬禮懺人心弗和弗一安在其垆野能鎮靖乎諸弟子員僉拜手曰問事神得治人子大夫命我矣請伐石勒之作三官廟記

隆平縣重修玉皇閣碑記

金憲趙炳邑人

祀玉帝者何也曰神莫尊於天故勞苦倦極則呼天抑鬱  
幽結怨讟而弗獲伸則籲天天者羣物之祖也祀天者祀  
其所自始也不天而帝者何也曰自其主宰言之也理外  
無天而理之予焉奪焉賞焉罰焉若有尸之者則帝也其  
閣而像貌之者何也曰智者見理愚者見形閣而像貌之  
者以形示之也縣治去北城數百武城舊有樓與麗譙對  
峙名曰鎮安制旣圯邑侯雨山王公爲宰之二年興利蠲  
弊民義就緒乃命蓮幕竹埜王君督新之且以舊名無謂  
迺易樓以閣奉玉帝而祀焉臺增而南者凡幾許閣高凡

幾許帝像妙麗侍衛森聳朱楹碧檻上出雲表工旣竣公與僚友共登之東望滏水洋洋浩浩勢若建瓴所謂微禹十八村其魚乎而其西則陶唐氏之故封也山峯崒嶭泝水若帶庶幾猶有勤儉之風焉南瞻城郭民居鱗鱗然庶矣哉胡庶之加也而其北則有神京在焉天顏咫尺儼然若臨於是喟然嘆曰嗟乎吾今知所以事天矣記曰人者天之心也福善禍淫非天弗尸視聽耳目非民弗寄天與人有二也哉故一玩其民命曰褻天一虐其民命曰棄天無棄無褻帝命烜赫爲宥爲刑秉厥至公夫如是庶幾哉昭事之道以誠而不以文乎如或喜怒任情作威以削務

肥其家而飢其師如上帝何吁可畏哉凡蒞民者其共勗之哉或曰允若茲奚所用閣曰自傲也且以傲民夫忽民而傲天忘遠而惕近者人情也故朝而臨民夕而退食每北望未嘗不見閣焉見閣則見帝焉少有邪曲帝實鑒之矣且也俾邑之智者畏理愚者畏形背逆不道者懼且媿之而愀然汗出也斯建閣意也時竹莖君從公於閣以其言語趙子且徵之趙子曰偉哉言乎卽箴銘無切於此矣遂述而勒之石以告觀者俾事天者當嚴諸民而不徒在於閣與像貌之間也

勅建畢公專祠碑

高邑縣

孟傳鑄

咸豐辛酉山東萃冠館堂之間白蓮妖徒煽亂握兵柄者  
不力討專主撫壬戌冬妖黨復起侵擾畿甸緊望諸縣咸  
懼其殃逆氛逼高邑邑侯畢公夙官鎖公卒團勇禦諸東  
鄙廩生郝步瀛附生李銳武生李燦文童李凌霄武童李  
煥爲伍長附生王天錫任希天武生劉培宗各以所部至  
柏鄉武舉常清和附生劉寶書監生劉法孔亦相邀來助  
依破塔村成列前驅至戮其一餘遁還俄導大隊來酣鬥  
移時殺傷過當賊卻退誘我團勇乘勝逐北伏賊斜出要  
遮之突騎躡其後圍三匝眾昏瞶殲焉畢鎖二公揮槊橫

馳各手格數人矢集刃叢歿於陣李凌霄李煥王天錫任  
希天劉培宗常清和劉法孔從死者一百二十一人李銳  
李燦劉寶書負重創八十二人逸出者保沙阜以免同治  
二年癸亥三月十一日也余來攝縣事設壇戰地祭之急  
上殉難慘烈狀又臚諸死事於籍爲之請制府入告  
天子嘉其忠畢公從知府例鎖公從守備例均子優卹畢  
公從太僕寺卿子孫承蔭雲騎尉三世恩騎尉罔替縣境  
原籍同建祠以鎖公及團勇附祀

朝廷褒憫之典可謂渥矣於是邑人率錢立廟以申尸祝  
卜地縣署之陽築禩室三楹堂階設門皆東嚮室肖畢公  
像配以鎖公書與難諸人於版列兩序得祔食鳩工於甲  
子孟冬洎乙丑仲春而土木告竣署訓導大城劉公毓珊  
任巡省之役屬余爲文記之慨自粵西構難以來鋒鏑所  
被閭井榛莽專閫大吏總徒旅據要隘往往望風避匿棄  
封疆如敝屣蕞爾彈丸力不能相抗勢不克自全惟有匍  
匍草間苟延軀命已耳二三強幹牧令效死勿去大都郭  
郭完鞏干楯精良則塞圍以待登陴以守鮮有敵未壓境  
誓師先出不計存亡利害挺身以犯虎口者也若畢公者  
忠勇奮發凌厲無前持固圉之謀建背城之策敗墉不堪  
憑乃出禦近郊不宜擾乃遙迎前茅摧堅後勁陷圍乃墮



呼力搏以死卒使赤眉青犢之儔疑遇偏師慮墮重伏未  
敢長驅薄城相率倉皇宵遁委積無所失室宇無所燬雖  
膏血塗灑原野而編戶陰受其賜夫豈猛拚一擲罔恤後  
艱者哉世謂文吏縮朒臨戎斂手得公足以刷恥矣興尸  
之日萬口哀號村氓巷嫗奉醪糒蒲伏几筵者肩摩踵接  
輜車東返攀泣若葬私親良以善政善教淪浹素深而一  
時捍患禦災陷胸決脰無所悔故其感孚激發有如是之  
殷且篤耳邇者跳梁羣醜次第剪屠白蓮一支誅除已盡  
又况俎豆薦馨爵秩延世酬庸異數與帶礪同永毅魄未  
沫庶其稍慰矣乎畢公諱世榕字仲容文登甲族安徽布  
政使承昭猶子也附貢生援例得知縣積功晉直隸州知  
州升階試守豐潤隆隆有治聲非刀筆筐篋才也鎮公諱  
慎言定州人由行伍授高邑汎外委軍功加六品銜其人  
亦剛果有爲者自符離防所歸甫浹旬及於難嗚呼以畢  
公之賢儻得從容展布敷歷中外絜古名臣奚遜焉不謂  
數奇遇蹇見危授命徒以忠節傳也同治七年歲在戊辰  
仲秋朔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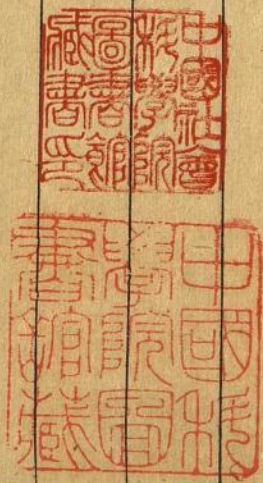
重建預備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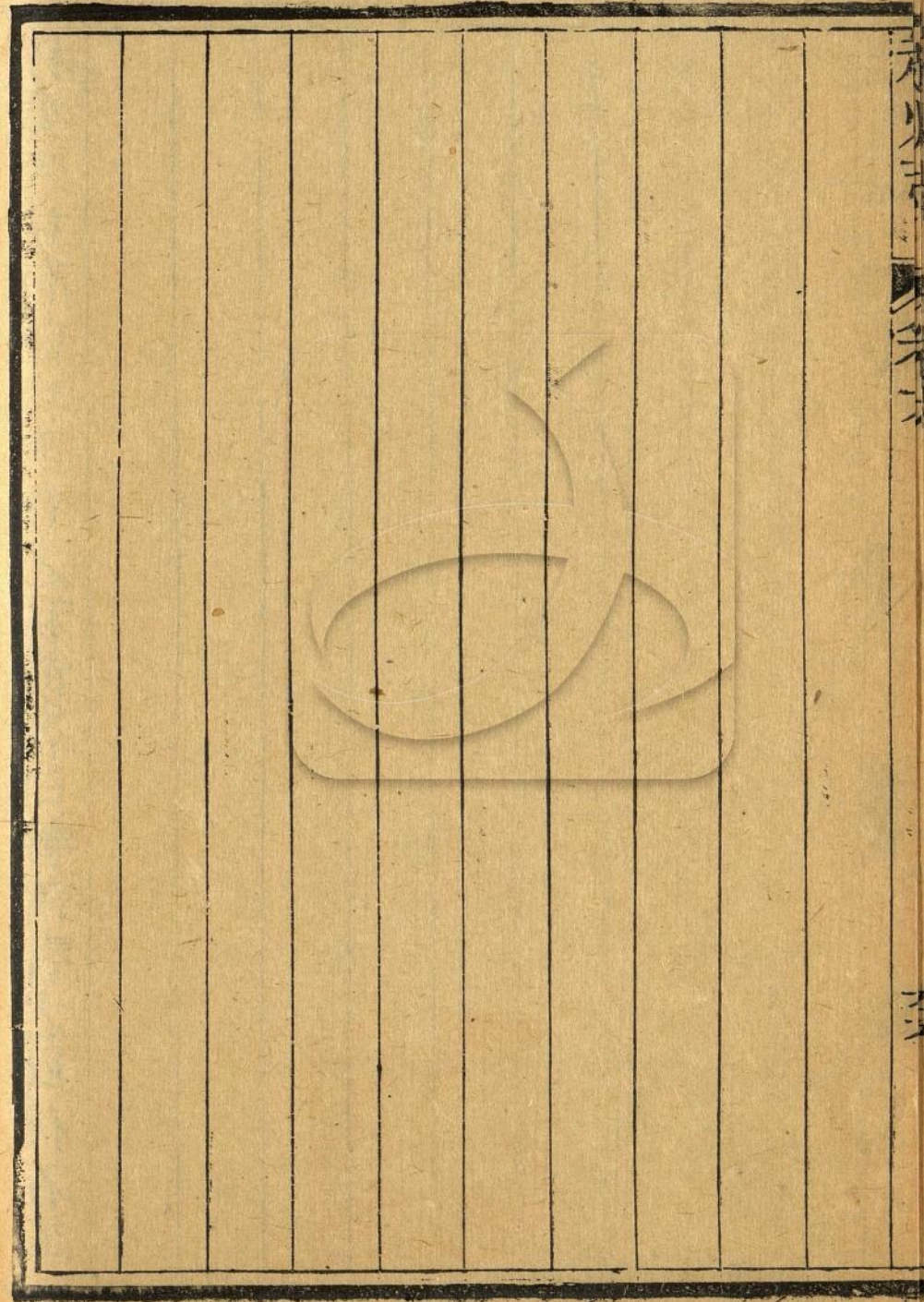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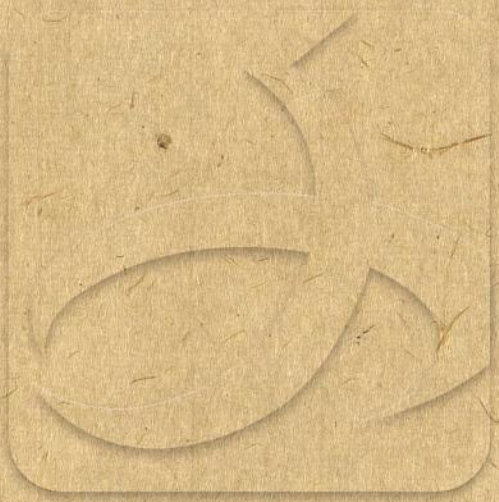
柏鄉知縣  
進士郭篤

光緒十三年歲在丁亥預備倉落成有客問於余曰頃聞建倉工竣眾議勒碑以記其事耀功乎抑垂其名乎余曰否否記也者記其事之難集俾人人觸目警心而守之弗替也客曰自古建倉者多曾無稱其難者君曰難甚其故可得聞歟余曰可光緒五年任方伯欲備水旱而濟災黎轉飭各屬積穀爲額柏小邑也額穀四千石自創辦以來其經營布置者則有若褚公登瀛戴公世文松公諱齡余權篆斯邑亦續爲董之前後凡八載七易官而厥始成穀尙未儲也難乎不難而更有難焉者請爲縷陳之捐辦之

初人懷觀望折收之際莫肯輸將其難一當其發商也子  
母相收羸虧莫定寸銖日積核算維艱其難二及其興工  
也刻期選匠偷減堪虞越境購材轉運不易其難三今者  
厥既成而爲之立章程定規矩非不詳且盡也無如積久  
弊生法律漸隳就令永久不變而立法易得人難非其人  
則弊竇百出其難四况紳董書丁並無薪水枵腹從公何  
堪持久少資津貼欸實不支其難五至於積穀既盈不得  
不出陳易新稍有不慎弊混隨之倘有虧短何以彌縫動  
多棘手人共寒心種種艱難猶後焉者耳凡茲之難吾欲  
揭之以示人庶人人周知其難而守之弗替則此記爲不

朽矣夫豈有計功垂名之私哉客曰善請書之以付石氏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